

# 欲望需要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求解

刘菲菲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现代的生活方式衍生了现代性问题。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是分析现代性问题、审视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独特问题域。现代性的剩余成为当下时代的重要特征,人被要求产生无限的对欲望的需要,并将欲望合法化为客观的需要。欲望需要化在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全面物化关系的表现形式。操控物化逻辑、成就欲望需要化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征着资本完成使命走向终结的趋势。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欲望需要化;物化关系;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0)3-0011-05

## 0 引言

从需要与欲望的关系层面思考人类现实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反思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课题。但是,相较于对资本、生产、自由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对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尤其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现代性状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反思需要与欲望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现代生活方式,对于更好地把握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也构成了在当代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时代意蕴的新视域。

### 1 “需要—欲望”:一个敞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

从西方思想史的视域来看,尽管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问题并没有显现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域,但是自古希腊哲学时代开始,需要与欲望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作为一项议题出现在先贤的理论视野之中。当然,基于对人的一种朴素的理解以及对真理和善(或上帝)的“迷恋”,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和欲望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在古希腊哲学中,人在其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一种逻辑的从属地位,人按照自然本性而生活,对人的理解始终纠缠在灵与肉的二元关系之中。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和不受控制的冲动,欲望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后者是与理性对立的一种病态,是不道德的,应予以节制,甚或消除。节制或自制成为合乎理性的、合乎美德的生活样态。进入中世纪后,欲望依然被视为不道德的,通过禁欲来过一种理想的生活,从而通达上帝(至善)是这一时期的主色调。文艺复兴张扬人的个性,肯定人的需要与欲望,宣扬个性解放,吹响反叛禁欲的号角。启蒙运动对高扬理性的深入推进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最终确立,打碎了用道德教化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的根基,人类已经从欲望中“梳理出了美妙的格局”(帕斯卡),甚至把追求私利的欲望转化成“公共秩序”(维柯),欲望作为“狂野的驱动力”,“暗中促成一种更好的事物秩序”(赫尔德)<sup>[1][4]</sup>。16。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追问这种“转化”:被贬的欲望何以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荣誉”、一种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

伴随着资本的“普照光”,黑格尔在自己的思想中把需要和欲望明确区分开来。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专门探讨了需要及其体系问题。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但是,人却能够超越这种限制,不仅把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特殊化了的”“各种不同的”需要,并用理智理解这些“需要的殊多化”,而且还能够把满足需要的手段“细分”“精炼”。<sup>[2]205-206</sup> 这一“区分”“精炼”是一个无穷的过

收稿日期:2020-06-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NDJC205YB),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SKY-ZX-20190177)

作者简介:刘菲菲(1985—),女,吉林松原人,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

程。需要的满足要以他人的需要和劳动为条件,因而是一种“为他人的存在”,“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同时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需要及其满足成了“具体的、即社会的”。<sup>[2]207</sup>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手段同样也是“特异化的”,其在与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普遍财富的保持和增长。然而,个人由于受到诸如技术、体质、资本等“直接基础”的制约,会产生财富上的不平等,进而形成等级。等级的差别在黑格尔看来是必然的。由此,需要及其体系的理论是黑格尔分析市民社会,进而论证作为“客观性、真理性、伦理性”国家的一个环节。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不是使用需要及其满足,而是把欲望范畴作为构建绝对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自我意识是一种欲望”,它通过消灭独立的对象而为自己“争取到”一种“真实的”即“以客观的方式出现的”确定性。因此,欲望及其满足是以对象为条件,即扬弃他者才得以可能的。“欲望的本质是一个异于自我意识的他者”,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意识获得了自身的统一。<sup>[3]116</sup>如果说“需要—满足”是自我需要内部的一种肯定过程的话,那么由需要到欲望的翻转就是对自我需要的否定。<sup>[4]25-32</sup>如果说“需要—满足”还是在一种政治经济学界限内来理解需要,进而诠释市民社会的话,那么翻转到欲望,或者说“需要—欲望”的否定辩证运动则通过与(自由)意志勾连而迈向了绝对精神。

黑格尔对需要和欲望关系问题的区分蕴含着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思辨哲学论域的翻转,尽管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实际上,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中一个被后人重视不够的课题或问题域。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不被重视,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对“需要—欲望”问题进行如商品、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问题那般专门系统的剖析,反而是,对前者的理论分析散落于或含蕴在对后者的剖析与批判之中。这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有关,但同时,其在反面又恰恰是对“需要—欲望”问题重要意义的一种佐证。马克思对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的反思与批判恰恰是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切入点,以及我们在当下理解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价值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在其诸多著作中都对“需要—欲望”问题做了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展开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尤其是在《巴黎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需要与欲望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分,在梳理需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资本一般欲望”的揭示,以及对“历史形成的需要”的追问,阐释了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何以可能,即人的全面自由个性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范畴“既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论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sup>[5]89</sup>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问题敞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独特问题域。

## 2 欲望的现代性僭越:欲望需要化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sup>[6]519</sup>“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sup>[7]286</sup>这实际上揭示了需要之于人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一般说来,需要以缺失的具体的物为对象,因而指向的是人的物质性或生物性“匮乏”。满足生物性匮乏的需要成为基本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需要所指向的对象既然是有外在性的,那么,其首先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对具体物的需要。例如,我们的饥饿感首先需要食物(一般意义上的对象),进而才会有需要面条、牛排或其他具体食物(具体对象)的“愿望”。这种对具体对象的需要或愿望即是“欲望”。由此可见,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一种欲望或“愿望”的实现而获得的。因此可以说,需要构成(特殊的)欲望的基础,而欲望是作为基础的需要的特殊欲望,是客观需要得以满足的特殊实现形式。需要与欲望在关于对象的客观与主观、一般与特殊的复杂关系中获得了明确的界分。然而,欲望具有膨胀性、僭越性,并非总是甘心以需要为基础,相反,它时常会进行颠覆性的反叛,“可能会有一些并非来自需要的欲望,即直接指向特定对象而非指向作为满足一种需要之手段的对象的欲望”<sup>[8]73</sup>,甚至可能还要成为需要的基础。欲望的这种僭越性即是欲望需要化。欲望需要化在现代社会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日新月异,一些学者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表征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时代日益成为一个各种产品极

为丰富(甚至是剩余)的时代。但吊诡的是,在这种产品丰盛甚至剩余的时代中,人依然没有满足感,而是受不断产生的新的欲望驱使,循环往复地去消费,逐渐成为新产品的附庸和潜在牺牲品。不断被满足的需要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相反,其几乎成为人的全部生活内容与存在的意义。“今天剁手了吗”“柜子里总是少一双鞋、缺一个包包”“双十一、双十二”“七一六年中大促”等等,这些新的话语表达难道不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鲜活表现吗?而这种鲜活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不正是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吗?即,现代社会的人不仅只是对需要的欲望,更多的则是要求能够使这种“需要的欲望”无限循环(欲望需要化)。于是,人们最基本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的欲望不再是促进生产、生活的原动力。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的首要活动此时已发生翻转,不再是人对需要的欲望,相反是人对欲望的需要。人们只有不断地产生出区别于基本生活需要的特殊欲望,并将其客观化,才能使“多种一般需要”之产生得以实现,人才能拥有无限广大的“胃”和“嘴”来即时“吞食掉”和“消耗掉”“裂变式”增长的产品。欲望需要化成为生产发展的驱动力。人们坠入“欲望—需要—消费—欲望”的游戏之中,这实实在在地印证着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娱乐商品”即“过度的消费”和“狂妄的满足”“似乎就是劳动过程本身”<sup>[7]108</sup>。

基于人们生活样态与心灵世界的这种“病变”,现代思想家把“需要—欲望”问题作为反思现代性状况的一个重要问题域,这一问题域也成为他们与马克思碰撞的重要舞台。桑巴特、西美尔等思想家从社会理论出发,都直接从欲望或需要的重要维度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强调消费逻辑,以对抗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混合,用欲望的文化批判来“重释或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理论,如马尔库塞从爱欲本能角度批判消费,批判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混淆。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思想几乎取代德国,其中欲望、身体与空间正是突破口,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德勒兹等都表征着这一思想理路的影响。如,德勒兹强调各种现代话语和制度对欲望的殖民,“人是欲望的机器”。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坠入了“欲望深处企盼的消费游戏”之中,这已经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思考人类现代生活方式与未来命运时,将需要或欲望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思想发生关系,甚至是批判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的批判理论中,要么需要和欲望的界限又趋于模糊,甚至是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要么忽视或脱离社会历史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需要和欲望做心理学或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区分与批判,最终走向一种缺乏现实力度的文化批判,未能辩证把握“需要—欲望”及其本质问题。

实际上,需要与欲望的界分是在关于对象的关系中得以展开的。从人作为生命个体的生存角度来讲,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是通过与对象的关系中实现对对象的占有,进而实现对自己的“现实的占有”<sup>[9]85</sup>。人确实离不开对象。但是,人与对象的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之中才得以可能,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性存在”<sup>[10]122</sup>,而且具体的社会关系状况决定着人与对象的关系状况。因此,欲望需要化成为社会的驱动力,其秘密就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呈现为人们对于自己购买何种物品或者做什么样的工作往往不由自己所决定,而是相反,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或者可以购买的物品决定了他们在哪里工作以及购买什么样的物品。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中已经对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做出了清晰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一种颠倒了的社会关系,是抽象物对人的异化或统治,即著名的物化理论。因此,欲望需要化在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全面物化关系的表现形式。

### 3 欲望需要化的历史性批判:被资本操控的欲望与资本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反对将人的一切都归结于环境的改变,反对“环境的改变就是问题的全部所在”<sup>[11]17</sup>的观念,相反,他指出,人并非仅仅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也是人实践的结果。马克思立足现实的实践,指出人们改变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仅仅局限于通过改变世界的概念化的方式来改变世界,还可以在物质层面来做出改变,因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时发展改变(新的需要、潜能、交往方式)。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动中。

正是基于这种实践的观点,马克思超越经验的表面诱惑,辩证地将人的需要与欲望置于“社会历史理论”之中,他不仅认同人与生俱有的自然特性和能力,并且将其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关系之中进行把握。也



就是说,马克思将人类维持个体基本生活的活动和生活资料的活动连接在一起考察,在肯定自然环境对人的衣食住行等需要影响的同时,也洞察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受资本本性的驱使。资本的本性就是尽其所能地追逐剩余价值的“一般欲望”。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表现的欲望需要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一般欲望”的表现形式。例如,一件衣服的使用价值不在于只供人穿戴,而更多地被其是否时尚、是否是品牌(奢侈品)这种虚幻的标签所取代,广告作为推动人们疯狂追逐品牌的健将,其秘密就在于引诱人们对欲望的需要,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资本的本性<sup>[12]30-33</sup>。因而,所谓的欲望(需要)只不过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欲望需要化则是现代社会全面物化的产物与表现形式。在现代性物化逻辑的引诱与操控下,人越是满足于对欲望的需要(欲望需要化),越是从中收获面对对象物的主体性和认同感,就越是迷失自身,加剧对主体性和认同感的怀疑。“在全面物化的历史条件下,资本逻辑急剧地成就欲望,并全面规定和吞噬世界。”<sup>[13]1-8</sup>

操控物化逻辑、成就欲望需要化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完成使命走向终结。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在其本质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物或者物品,而是一种以物的形式所掩盖的关于人与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简要说来,它是“生产的”,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就是创造了“剩余劳动”(剩余时间)。而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角度看,这种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就是“多余劳动”(休闲时间或自由时间)<sup>[10]69</sup>。它随着资本生产性的爆发而发展为“普遍的需要”,同时“普遍的勤劳”也变成“新一代的普遍的财产”,普遍的需要和勤劳导致人可以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因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sup>[14]69</sup>。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科技带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包括生产力极大提高,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物品的形式、类别更加多样化、更加精致。也就是说,物的形式愈加丰富,生产力愈加发达,这种高度系统化、智能化的生产力进一步使劳动力获得深度释放,甚至社会可以用物代替人来劳动,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可占有的财富急剧增加,可以科学筹划自己丰富的劳动过程。这为我们在新的领域摆脱必要劳动提供了物质前提。人无需再受必要劳动的束缚,进而也就不再受自然需要的束缚,而是被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所代替。<sup>[14]69</sup>人完全可以在生产和消费的任何一方面全面地进行劳动和发展,人的劳动不再表现为雇佣劳动,而仅仅是确证人本质力量的“个性活动本身”。这时,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它不但表现为把人从异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把人从直接的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人的欲望需要化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随之彻底消散了,人们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

#### 4 结束语

马克思既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崇尚自然,尊重大自然所给予人们的一切,同时也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强调人的实践的重要性,强调人的社会历史性。这表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历史意识本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历史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sup>[15]176-177</sup>。对需要与欲望及其关系问题的审视,在现代性境遇下为我们拓展了理解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域。另一方面,理论的深化反过来又会指导现实的实践。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剩余”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sup>[16]40-51</sup>,“剩余”与选择、迷失相伴。学会并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地把握需要与欲望的关系,有利于正确理解现代生活方式,正确认识和评判自己的消费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正确的世界观来引领自己的生活实践与精神世界。

#### 参考文献:

- [1]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M].冯克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王文臣.“需要—欲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及其当代发现[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5):25-32.
- [5]赵长太.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12]郝继松.物化时代的新面孔[J].长白学刊,2013(5):30-33.
- [13]邹诗鹏.虚无主义的现代性病理机制[J].河北学刊,2016(2):1-8.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郝继松.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 [16]邹诗鹏.现代性与剩余[J].学术月刊,2016(8):40-51.

(责任编辑 范可旭)

## Historical Materialist Solution to the Need of Desire

LIU Fei-fe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life style derives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Needs, desi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r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analyzing modernity issues and examining modern lifestyles, presenting a unique problematic domai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urplus of moder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urrent era. People are demanded to generate unlimited desires and legitimize them as objective needs. In essence, the need-oriented desi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all-round materialized relationship in modern society. Manipulating the logic of materialization and the need for desire achievement are inevitable results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y also symbolize the trend toward the end of capital fulfilling its miss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ed-oriented desire; relationship of materialization; capital criticism